

从历史考察,活跃在诗坛上的女性还真是不多,与男性之比严重失调。有几个数据很说明问题:钟嵘《诗品》介绍汉至梁代诗人122位,其中妇女是4位;《昭明文选》共30卷,只有曹大家和班婕妤两篇妇女的作品;《全唐诗》900卷中,妇女作品仅9卷;而《宋诗纪事》100卷,妇女作品只有1卷;不少女性爱词甚于爱诗,但宋代有名有姓的词人约1200人,妇女竟不到60,且多是单篇流传。妇女在诗史上的尴尬地位由此可知。真正“压倒须眉”如李清照者,万古一人而已。假如我们将视野集中到近代上海,情况也是如此,女性小说家倒是有几位,但就诗词作手而言,差可入眼者也只有周炼霞一人。

正由于此,当今沪上旧体诗坛能够出现三位杰出的女诗人,便是弥足珍贵的了。我所说的三位女诗人,就是黄润苏、莫林和陈广澧。

三人中,润苏先生是我复旦的老师,诗词造诣极深,她曾跟我详细描述过学生时代在嘉陵江边受教于大诗人卢冀野先生的情景,可见其渊源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生开设的诗词创作选修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偌大的教室往往一座难求。尽管当时我没能选上这门课,但我“另辟蹊径”,经



常去先生家聆听教诲,也算是弥补了这个遗憾。先生的作品集中在《澹园诗词》中,我认为,这本书是足以流传后世的。记得当时我曾用新韵写过一首诗:“词客闻名久,先生笔似椽。倚声追二李,夺席笑花间。”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认为这首小诗中对先生的评价并无溢美。我知道,先生对我关怀有加,我曾参加过由她发起的有关诗词发展的研讨会,收到过许多期她倾注了心血的《碧柯》诗刊,也由她介绍,认识了陈广澧先生;当我协助陈思和兄主编的《诗铎》问世时,她是第一个来电致贺的。先生对我的厚爱,我是铭记在心的。

与润苏先生不同,莫林先生是一位老革命,九十多岁了,但才思敏捷,创作甚丰。她总是谦称自己是草根,殊不知草根是最具生命力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诗经》为例,“三家诗”立于学官,显赫当时,至今安在哉?唯有“草根”的毛诗,流传千古。莫老的诗,极富灵性,极有韵致,而灵性韵致,正是创作诗词的根本。试看她的《偶得》:“诗情摇曳忽升华,山自青青枕落霞。何似驾云飞碧海,欲寻归路日西斜。”豪情、柔意、悟语集于一体,出口便是好诗。好诗和者众,仅静安诗词社就有34首步其韵的作品。我的一首是:“案头青玉聚精华,犹似高天不落霞。借得钟期绝妙耳,来听流水月西斜。”其中用了“知音”的典故,说明我和莫老是惺惺相惜的。

我和莫老的相识,自有一段趣闻。几年前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涉及到对新声诗批评,不慎误引了润苏先生的新声作

品,作品是朋友提供的,尽管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引用的,但误伤了先生,错总在我。后来我得知莫老抱打不平,在某个会上公开痛斥我作为学生的不肖,我虽感冤枉,但莫老说得也在理,是一位值得相交的长者。于是便有了我率静安诗词社成员登门拜谒莫老的雅事。与莫老相交,是一件幸事,为此特意写了一首《赠莫老》:“人生难得忘年交,果有因缘想濠濠。梅舍幽香青玉案,杨门间气雁翎刀。铎铃振振三兵甲,风雨潇潇一羽毛。我赠寿杯行大愿,虬枝新发绿丝绦。”

关于广澧先生,仅认识而已,所知不多,无可置喙。只是读过她的一些作品,真切地感受到一位女诗人的才气。

之所以要写三位女诗人,不仅仅是她们的诗词写得好,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勇于探索的精神感人至深。九十年代初,她们大胆地提出了新声诗的理念,并付诸实践。其勇气可嘉,精神可佩。不可否认,我与三位前辈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但也并不是不可调和。比如,把新声诗作为介于新旧诗之间的一种新形式,而不是旧体诗词的发展方向 and 结果,则又何尝不可?

虾趣

林建新

“长征啊,不是走路就是打仗。”这是十年前尤太忠接受笔者采访时讲的第一句话。当时尤太忠已得了癌症,困难的呼吸,似乎使他想起了那次远征:“你现在叫我走,也走不了。这几个月就是在门口站一站。那时年轻啊!”

长征刚开始,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七九团五连指导员尤太忠,还是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在刚踏上那第一蓬荒草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将是戎马一生中最惨痛的记忆——待他领着那些官兵走出草地,只剩下一半人。还有一半,长眠在草地上。是齐齐整整的一半呐!

下面摘录的是笔者采访笔记本中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

上海日前酷暑,太平洋南端的墨尔本却是冬天。按说和上海冰火两重天,应该是寒颤连连的墨尔本,花儿照开,树儿照绿,路上穿短袖短裤的不鲜见,丝毫没有严冬的意境。

女儿说周日滑雪去,令我吃惊不小,自己路都走不利索,遑言滑雪?她马上纠正到:玩雪。我纳闷了:哪来的雪呀!

有雪,墨尔本向东约二百五十公里处的山上冬天下雪,那里有雪场,他们每年都去。

当我去买行头——滑雪衣、裤、靴等时,专卖店里,远悦近来的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即将与雪打交道的兴奋。让人隐隐感觉到去雪场似乎如同过节。

山上来的情报,周六还有八厘米厚的雪,周日只剩二厘米。二厘米也是雪,于是,车发雪场。

路上景色极美,起伏的丘陵是大片的草场,郁郁葱葱的树林掩映着小村落。山区里,盘山的道路蜿蜒曲折,但不陡峭,除了弯道,基本上如履平地。

进入山上的停车场,才见到雪。脚下的雪稀松不堪,和着水和着泥,踩雪又兼蹬水,真是有点不伦不类。

在我的老家不远处,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坐落在崇明堡镇四效村北侧,至今已近500年历史。据史料记载,那棵银杏树植于明万历二年,东株为雄,树高20.7米,树围4米,西株为雌,树高15.6米,树围2.25米。它经数百载风雨,历数百年沧桑,雄姿不减;它昂首苍苍,挺拔独秀,刚毅坚强;它年复一年,悠悠岁月,不知生长过又飘落过多少片树叶,才会有今天的枝繁叶茂,生机盎然,才会有像努力张开的巨大臂膀,撑起那向外倾斜的主枝,才会有形如蛟龙腾空,威严屹立的雄伟身姿。

家乡的那棵银杏树,是我们家乡人的骄傲。孩提时,我和家乡的小伙伴们时常到这里玩耍。冬天,看银杏树上的喜鹊忙碌着搭建“新家”;春天,听树上的小喜鹊呆在窝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夏天,在浓荫覆盖着的银杏树下,听大人们讲述那种神奇般的传说;秋天,围着银杏树追逐打闹,有时还会爬到树枝上探个究竟,感悟它那造化的伟大。

自从我20岁那年参军离开崇明岛,以后转业分配在市区工作,每次回家乡探亲,坐在开往家乡

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

吴东峰

“出了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二七九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二七四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二七一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二七九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我们那时饿得穿不动。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

玩雪

江宏

雪场在山坳里,是个约三十度的斜坡,四周是植被茂盛的山峦,这个巴掌大的场地,实际面积大约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山地里弄个平地也非易事,从造物主那里夺个娱乐场所,是向他传达人类的欢乐。你看在雪里滑着板、翻着滚、坐着橇,拉着车、推着雪人、打着雪仗的玩雪人,和在旁边看玩雪的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各自的欢乐,这是真正的人与自然交融的欢乐。

有这欢乐,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朋友组合,都乐此不疲地驱车数百公里。尽管几乎融冻的雪无遗憾,但融冻的雪也是雪,在寡雪的地方,人们对雪的感情是特殊的。上海也少见雪,以前每年还降一至二次雪,近二十年几年才见一次,下雪了,如过节那般兴奋。用上海人的心情去体会墨尔本人对雪的情怀,几乎没有距离,只是墨尔本人还能开车去追雪,上海人却不能。

由于雪薄的原因,雪场竟然免了单,这无疑是对雪的崇敬。当天我们就打道回城了,在车里听西贝柳斯的第二交响曲,俨然是冰雪的礼赞,顿时为我们添了几分玩雪的乐趣。

家住银杏树旁

郭树清

的轮船上,离开吴淞口后,只要看到崇明岛,就能看到那棵熟悉的银杏树,它高高地耸立在家乡的土地上。此时,我会顿然兴奋,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每当有人问我,你家住在崇明什么地方,我便会以树为起点并自豪地说,住在崇明岛上那棵最高最大树龄最长的银杏树附近。古老的银杏树早已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

人生的坐标。然而,也听乡亲们说,过去,这棵银杏树曾作为渔船或行风船的航标,用以指引航向。

就这样,这棵银杏树,不仅成为人而且也成了船的参照物。

于是,在与那银杏树的交往中,也发现了一些树的精神。那棵长得高大伟岸的古银杏树,靠的是不断向上扩展和向下扎根的努力和坚韧。据说,这棵银杏树曾遭受过多次雷击,其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雷击中劈断了一根主枝,并渐渐地枯萎干死。但几年后,枯枝重新发出新芽,长出新枝,而且经历了险恶环境的考验之后,更是造就了它那硕

明日请看

一篇《长征途中茅台酒的记忆》。

十日谈

长征的细节

雪场在山坳里,是个约三十度的斜坡,四周是植被茂盛的山峦,这个巴掌大的场地,实际面积大约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山地里弄个平地也非易事,从造物主那里夺个娱乐场所,是向他传达人类的欢乐。你看在雪里滑着板、翻着滚、坐着橇,拉着车、推着雪人、打着雪仗的玩雪人,和在旁边看玩雪的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各自的欢乐,这是真正的人与自然交融的欢乐。

有这欢乐,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朋友组合,都乐此不疲地驱车数百公里。尽管几乎融冻的雪无遗憾,但融冻的雪也是雪,在寡雪的地方,人们对雪的感情是特殊的。上海也少见雪,以前每年还降一至二次雪,近二十年几年才见一次,下雪了,如过节那般兴奋。用上海人的心情去体会墨尔本人对雪的情怀,几乎没有距离,只是墨尔本人还能开车去追雪,上海人却不能。

由于雪薄的原因,雪场竟然免了单,这无疑是对雪的崇敬。当天我们就打道回城了,在车里听西贝柳斯的第二交响曲,俨然是冰雪的礼赞,顿时为我们添了几分玩雪的乐趣。

人生的坐标。然而,也听乡亲们说,过去,这棵银杏树曾作为渔船或行风船的航标,用以指引航向。

明日请看

一篇《长征途中茅台酒的记忆》。

十日谈

长征的细节

评弹界一代宗师蒋月泉先生诞辰100年了。蒋月泉先生生前曾经对自己的艺术经历有过追述,他坦陈自己的唱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声带情、唱书情、唱人物。他的这一理念,贯穿于他的流派唱腔形成的开始与最终。

1933年,年仅17岁的蒋月泉拜弹词名家张云亭为师。可喜的是,张云亭先生更是一位“明师”,他对刚进师门的蒋月泉的要求,不是要对自己亦步亦趋,而是要告诉蒋,学唱腔,要先从朱介生先生的“俞调”(弹词老艺人俞秀山开创的流派)着手学起。评弹界素有“阴面”、“阳面”之说,用小嗓演唱的叫阴面,本嗓演唱的叫阳面。“俞调”是用小嗓所唱,就像京剧中的青衣,也就是评弹中的“阴面”。

朱介生是在其叔、弹词老艺人朱耀奎演唱的“俞调”的基础上,再吸收了苏滩、昆曲、京剧等唱腔因素,形成了朱介生特有的“俞调”唱法,独成一帜。高腔之处不刺耳、低徊之时见沉稳,嘴里喷劲足,咬字更讲究。“主要是吃功夫”,蒋月泉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刚启蒙,就要学吃功夫的;更为重要的是,朱介生的唱腔以声带情,对人物、书情,非常知情,他不是卖弄声音,而是用声音来为人物服务、为书情服务。这种传统唱腔就叫优秀。”蒋月泉先生特别强调说:“因为它对我后来蒋调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蒋先生又拜隔房师兄周玉泉为师,周玉泉的唱腔平直朴素,类似于叙述讲话,但是“与书情结合得很紧;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情出发。”(蒋月泉)此话不假,周玉泉先生以“阴功”享誉书坛,但千万不要以为周先生说书不用“功”、不用“劲”,周先生曾经讲过,他每场书下来,到后台换衣裳,内衣都能绞出水来。可见他是内紧外松。

除了张、周两位老师的指点,蒋月泉先生又触类旁通,从京剧唱腔艺术中获取养料,丰富自己的唱腔。蒋先生不但喜欢京剧,而且还专门请人来教授,“一方面是吊吊嗓子,一方面学习京剧唱腔;通过学习京剧发音,就把自己的共鸣区提高了,音色来的丰富了。”(蒋月泉)他特别介绍说,他看了马连良先生的《打渔杀家》,其中那段“摇板”有句唱“桂英儿掌稳舵,父把网撒,”最后那个拖腔,他就化在自己的《战长沙》的唱腔中,“使评弹的唱腔可以昂扬一点”。后来,弹词名家徐丽仙、朱雪琴都把这个拖腔融化到自己的唱腔里面,呈现的是评弹的、具有徐、朱自己特色的唱腔。

学了京剧以后,蒋月泉自觉地“调动喉咙的各个部位为声音服务,就好比现在的音箱,高低音轮转换调节,就好听”。评弹唱腔没有板式,只有节奏起伏、速度快慢,周玉泉先生以叙事为特点的唱腔,用蒋先生的讲法就是“中尺寸”。蒋月泉先生就把速度放慢,节奏有起有伏,旋律也比以往丰富,这样更容易抒发人物的情感。

上个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是蒋月泉先生独创的“蒋调”流派的形成期,“我从模仿周玉泉先生的唱腔开始,慢慢融入其他剧种的唱腔,使自己的唱法多了一种板式,我把它称为慢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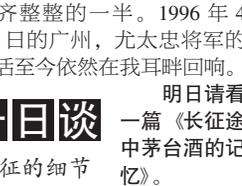
这段时期,蒋月泉先生不仅自己参悟出了新的唱法,加上他小嗓好,经过不断地实践,唱功突飞猛进,当时上海大小电台几十家,都以能请到蒋月泉先生来唱电台为荣。

自此,一个新的、以后影响评弹艺术几十年的流派——“蒋调”诞生了!

强和抗争的性格,竟奇迹般地重又枝叶茂盛,焕发青春,充满生机和活力。

另据民间传说,当年有位财主想用这棵树做盖房和家具的材料,并雇人用锯子锯树,结果,当锯子刚要锯树时,树的根部流出鲜血,几条大蛇从树洞钻出扑来,吓得众人丢下锯子拔腿跑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再敢动这棵树的主意。每次来到这棵银杏树旁,总有一种神秘之光,无论在阳光下或月光下,银杏树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飘忽的圣光,远远望去,宛若仙境。

银杏树,历经风雨,它的强大在年轮里扩展,给人以启示:无论你在何处,无论你遇到多么恶劣,无论身份多么卑微,你却是应该努力,积极拼搏,像银杏树一样抗争,像银杏树一样活着。



蒋月泉唱腔艺术的形成

秦来来

评弹界一代宗师蒋月泉先生诞辰100年了。蒋月泉先生生前曾经对自己的艺术经历有过追述,他坦陈自己的唱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声带情、唱书情、唱人物。他的这一理念,贯穿于他的流派唱腔形成的开始与最终。

1933年,年仅17岁的蒋月泉拜弹词名家张云亭为师。可喜的是,张云亭先生更是一位“明师”,他对刚进师门的蒋月泉的要求,不是要对自己亦步亦趋,而是要告诉蒋,学唱腔,要先从朱介生先生的“俞调”(弹词老艺人俞秀山开创的流派)着手学起。评弹界素有“阴面”、“阳面”之说,用小嗓演唱的叫阴面,本嗓演唱的叫阳面。“俞调”是用小嗓所唱,就像京剧中的青衣,也就是评弹中的“阴面”。

朱介生是在其叔、弹词老艺人朱耀奎演唱的“俞调”的基础上,再吸收了苏滩、昆曲、京剧等唱腔因素,形成了朱介生特有的“俞调”唱法,独成一帜。高腔之处不刺耳、低徊之时见沉稳,嘴里喷劲足,咬字更讲究。“主要是吃功夫”,蒋月泉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我刚启蒙,就要学吃功夫的;更为重要的是,朱介生的唱腔以声带情,对人物、书情,非常知情,他不是卖弄声音,而是用声音来为人物服务、为书情服务。这种传统唱腔就叫优秀。”蒋月泉先生特别强调说:“因为它对我后来蒋调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蒋先生又拜隔房师兄周玉泉为师,周玉泉的唱腔平直朴素,类似于叙述讲话,但是“与书情结合得很紧;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情出发。”(蒋月泉)此话不假,周玉泉先生以“阴功”享誉书坛,但千万不要以为周先生说书不用“功”、不用“劲”,周先生曾经讲过,他每场书下来,到后台换衣裳,内衣都能绞出水来。可见他是内紧外松。

除了张、周两位老师的指点,蒋月泉先生又触类旁通,从京剧唱腔艺术中获取养料,丰富自己的唱腔。蒋先生不但喜欢京剧,而且还专门请人来教授,“一方面是吊吊嗓子,一方面学习京剧唱腔;通过学习京剧发音,就把自己的共鸣区提高了,音色来的丰富了。”(蒋月泉)他特别介绍说,他看了马连良先生的《打渔杀家》,其中那段“摇板”有句唱“桂英儿掌稳舵,父把网撒,”最后那个拖腔,他就化在自己的《战长沙》的唱腔中,“使评弹的唱腔可以昂扬一点”。后来,弹词名家徐丽仙、朱雪琴都把这个拖腔融化到自己的唱腔里面,呈现的是评弹的、具有徐、朱自己特色的唱腔。

学了京剧以后,蒋月泉自觉地“调动喉咙的各个部位为声音服务,就好比现在的音箱,高低音轮转换调节,就好听”。评弹唱腔没有板式,只有节奏起伏、速度快慢,周玉泉先生以叙事为特点的唱腔,用蒋先生的讲法就是“中尺寸”。蒋月泉先生就把速度放慢,节奏有起有伏,旋律也比以往丰富,这样更容易抒发人物的情感。

上个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是蒋月泉先生独创的“蒋调”流派的形成期,“我从模仿周玉泉先生的唱腔开始,慢慢融入其他剧种的唱腔,使自己的唱法多了一种板式,我把它称为慢板。”

这段时期,蒋月泉先生不仅自己参悟出了新的唱法,加上他小嗓好,经过不断地实践,唱功突飞猛进,当时上海大小电台几十家,都以能请到蒋月泉先生来唱电台为荣。

自此,一个新的、以后影响评弹艺术几十年的流派——“蒋调”诞生了!

强和抗争的性格,竟奇迹般地重又枝叶茂盛,焕发青春,充满生机和活力。

另据民间传说,当年有位财主想用这棵树做盖房和家具的材料,并雇人用锯子锯树,结果,当锯子刚要锯树时,树的根部流出鲜血,几条大蛇从树洞钻出扑来,吓得众人丢下锯子拔腿跑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再敢动这棵树的主意。每次来到这棵银杏树旁,总有一种神秘之光,无论在阳光下或月光下,银杏树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飘忽的圣光,远远望去,宛若仙境。

银杏树,历经风雨,它的强大在年轮里扩展,给人以启示:无论你在何处,无论你遇到多么恶劣,无论身份多么卑微,你却是应该努力,积极拼搏,像银杏树一样抗争,像银杏树一样活着。

